

“ 我们对于中国的观念是很不正确的 而且我们读该国历史的时候，只能获得很不完备的观念——假如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孤立的帝国，一个在亚洲边缘、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开来的帝国，一个永远拒绝外国人进入其中、对外关系只限于与最近的相邻民族有着旅行交往的帝国。”——阿贝尔·雷慕沙

第一章 东西交流最初的遗迹 希腊罗马的中国知识

不同时代陆、海两路对中国的双重称谓。/China 名称的起源；这个名称所代表的人民和国家似乎自古即为印度人所知。/中国人对中西交流最早的见闻；被认为来自迦勒底的使者。/中国、波斯关于古代交流的巧合性传说。波斯关于中国的传说。/可能来自远国埃及的团体。所谓埃及古墓中发现中国瓷瓶。/先知《以赛亚书》中的 Sinim。/Chin 或 China 后来传至希腊和罗马，当时作 Thin, Thinae, Sinae。/这些名称确指中国。/使用这些名称的古代作者。托勒密和《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作者所记中国位置的差异。/马希阿努斯的著作只是托勒密著作的概要，但更简明地说明了托勒密的观点。/Seres 比 Sinae 更为常见；起初朦胧地被诗人提及；梅拉和普林尼笔下更为明确，其内容描述中国。/托勒密记载中的 Sera 和 Serice。对二者的精确描述非其能力所及；他是从陆路上观看中华帝国；没有识辨出东方的大洋，此点远逊其前辈作家。/马赛利努斯所记赛里斯国 (seres) 地理只是解释托勒密的著作。认为他提到长城是错误的。/概观古代对赛里斯人的认识。这些特点几乎均符合中国人的性格和实际。普林尼赞美中国铁。/罗马史上记载的与

赛里斯人直接的政治交往。 / 对如此遥远的地区我们不能要求古代人有精确的认识。托勒密资料的模糊、混乱不可避免。 / 中国人和罗马人的彼此认识在见解和错误上具有相似性。 / “赛里斯”一名与丝绸有关。语源问题。历久盛行的关于丝绸性质的错误认识。包撒尼阿斯的特殊知识。 / 古代地理知识的起伏变动；阿拉伯人中存在相似现象。 / 中国人记载的古代中国同欧洲的丝绸贸易。拜占庭作家记蚕种传入事；文中所述的蚕种输出地尚不明确。 / 希腊作家关于中亚突厥部落的片断中记载中国历史事件。6、7世纪希腊作家对中国的记载。 / 科斯马斯的生平和著作。 / 科斯马斯对中国地理方位的正确认识。 / 科斯马斯对中国的称呼；他了解丁香国的大致位置。 / 塞奥菲拉克图斯·西莫卡特称中国为“桃花石”他记载中的中国。 / 塞奥菲拉克图斯著作摘录。 / 对这段记载的评论：“桃花石”一名可能代表的名称。 / 此后拜占庭地理学进入黑暗状态；查尔康德拉对中国的记载可以为证。

1. 我们称之为中国的这个幅员辽阔的古代文明之邦，在西方人看来，总是朦胧若庞然大物，尽管她与西方相距遥远，但映在西方视野中还是形成巨大的视角。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时代，她或者被视为沿亚洲巨大的半岛和岛屿形成的南部海路的终点，或者被视为横穿亚洲大陆的北方陆上通道的终点；依不同情况人们赋予她不同的名称。

在前一种情况下，中国几乎总是以“秦”、“秦奈”、“支那” (Sin, Chin, Sinae, China) 之类名称见称；在后一种情况下，古代称为塞里斯国 (Seres) 中世纪为契丹国 (Cathay)。

2. 就像其他许多与远东贸易和地理相关的词汇和名称一样，

Chin这个名称被认为是经由马来人传下来的，马来人以秦王朝之名称呼这个东方大国。稍早于公元前 2 世纪的时候，秦王朝建立过为时短暂但却强健有力的统治，将中国境内所有的邦国统一于它的统治之下，其征服活动大大超越了南方和西方原有的疆界。

不过 我们有理由相信“支那”(China)一名在更早的时候即已使用 因为《摩奴法典》和《摩诃婆罗多》已提到它。《摩奴法典》和《摩诃婆罗多》都是早于秦帝国许多世纪的作品^①。《摩奴法典》中称“支那斯”(Chinas)是一个堕落的刹帝利种姓。虽然两部作品中所显示的“支那斯”人和地理位置确实很不准确 但在缺乏与此相悖的客观证据的情况下 似乎有理由相信 对当时的印度人来说“支那”这个名称所代表的就是现在的中国 同时 印、中两国天文学体系的一部分内容也极有力地显示，中印两国古代的交流源远流长；这些极为古老的交流甚至在影响深远的史书中也失记了^②。

远古时代的印度人究竟是否知道中国人，与他们是否以 Chinese 之名知道中国人，当然是两个不同问题。但如果可以证明他们一定相互了解 那么，一个国家文字中的“支那”名称就很有可能指的是另一个国家文字中的“支那”。这个名字可能与秦帝国有关，或者与某个具有类似称号的国家有关。秦国在陕西这个地方从公元前 9 世纪就开始行使统治 而在此前 中华帝国分裂成许多小国时 其中有晋(Tsin)和郑(Ching)^③。

[亨利·裕尔爵士在《英一印字汇》(Hobson-Jobson), pp. 196 ~ 197 再次提出 China 名称问题：“公元初 欧洲人知道这个名称 形式为 Thinae 和 Sinae。先知以赛亚提到著名的 Simim 是在更久远的时代 但它指中国人的可能性恐怕必须摒弃 就如同古代梵文著作中 Chinas 一名指中国人的可能性必须摒弃一样。China 在根本上是外国人称呼中国的名词。迄今提出的关于这个名称起源的各种观点中 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的观点最具可能性，即认为

此名源自东京的旧称‘日南’。公元初日南境内有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的开放口岸，且日南郡当时在行政上隶属中国（见 Richthofen, *China*, i, 504 ~ 510；同作者 1876 年发表在 *Trans. of the Berlin Geog. Soc.* 上的各论文；以及本书作者之一 1882 年发表在 *Proc. R. Geog. Soc.* 的文章）。

“我们的朋友拉古伯里 (M. T. Lacouperie) 君在一个详细的注释中提出另一种观点，对此我们只能述其大略。虽然他非常赞同交趾 (东京)——古音读作 Kiao-ti——为托勒密著作中的喀提卡拉 (Kattigara) 的观点，但他否定 Sinae 源自日南的见解，其主要根据是：(1) 日南不是交趾，而是远在其南的一个郡，相当于现代的安省 (Nghé Ane 在达特莱威尔·德莱茵斯 Detreuil de Rhins 君的地图上，其首府在河内以南纬度 $2^{\circ}17'$ 左右)。这在安南官方地理志上记载得很清楚。1820 ~ 1841 年以前安省一直为交趾支那的十二省之一，1820 ~ 1841 年间，它与其他两省一并归于东京。而且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日南属交趾支那。(2) 汉代文献显示，日南的古音为 Nit-nam，在中国—安南语（最古老的中国方言）中，仍然读作 Nhut-nam，在广东话中读作 Yat-nam。拉古伯里君进一步指出，中国物品的输出，中国与南方和西方的交通，在公元前数世纪里由滇国垄断控制（滇在中国—安南语中读作 Chen，在中国官话中读作 Tien）。滇国相当于现代云南省的中、西部。司马迁《史记》（作于公元前 91 年）和《汉书》对滇国作过有趣的记载。张骞从大夏带回消息说，蜀地（四川）商人前往印度经商，汉武帝遂派遣使者寻找蜀商走过的道路，滇王党羌阻挡使者，拒绝使者过其境，骄狂地问：‘汉孰与我大？’

“拉古伯里君认为，滇国与海的惟一通道是红河，与滇国进行海上贸易的商埠位于红河口的交趾，即喀提卡拉。所以他认为，这个强大而傲慢的滇国，作为各商路的控制者，很有可能将 Chin, Sin, Sinae, Thinae 播向远域，甚至在公元 2 世纪当大汉帝国将势力

扩张到红河口时，仍为外国人提起。

“对于这一观点宜多加审视，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我们肯定会在其他地方加以讨论，它没有妨害李希霍芬对喀提卡拉的考定。”]

《英一印字汇》一书的新任编者威廉·克鲁克(William Crooke)君补注如下：

[翟理斯(Giles)教授认为，李希霍芬和拉古伯里的观点只不过是猜测而已。他对这个问题进行新的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名称可能来自秦王朝(Ch'in, Tsin)秦王朝存在于公元前255~207年，其名远播于印度、波斯和其他亚洲国家，其尾部的a是由葡萄牙人添加的。]

我们要补充的是：

[伯希和教授 *Bul. Ecole Franc. Ext. Orient*, iv, 1904. pp. 144 以下不赞同李希霍芬的观点他指出，日南是汉代东京分成的三个郡(交趾、九真和日南)最南部的一个。汉朝的主要统治机构设在交趾(即红河三角洲)。马尔库斯·奥勒略的使者可能即从此地登陆；日南旧音在当时作 *nit-nam*，这个读音中不可能有托勒密记载的 *Sinae*。印度人确知的 *Cina* 或 *Chinas* 无疑是指中国人。关于拉古伯里的理论，伯希和认为没有证据说明滇国由海路与红河保持联系。他认为马丁尼(Padre Martini)所提出的 *China* 名字来自秦王朝(公元前249~207)的观点仍然较有说服力，也似乎符合中国本身的传说。]

[不久前，赫尔曼·雅各比(Hermann Jacobi)教授在他的论文 *Kultur-Geographie* (Sitz. K. Preuss. Akad., xlv, 1911, p. 961)中得出结论说：“公元前300年 *Cina* 一名肯定是中国的称号，所以 *China* 一词来自秦王朝(公元前247)的观点必须摒除。另一方面，注意到这一点也很有趣，它证明公元前4世纪中国丝绢已出口到印度。”这一结论的根据是，雅各

比教授发现,《治国论》(Kautiliya)提到了中国(China)特别是提到丝带产于中国。这部著作的作者是公元前330~315年在位执政的印度笈多王的著名大臣,他的著作应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或者早几年完成。雅各比教授认为,这一事实提供了一个牢固的年代基础。芝加哥的劳费尔君采纳了雅各比教授的见解,总结说:“在中国人定居广东省和更南部沿海一带以前,Cina作为古代(大概是马来亚人使用的)名称表示这些地区,不是不可能的。”(T'oung Pao, Dec. 1919)。伯希和教授指出(同上)甚至在汉代匈奴仍称中国人为“秦人”;“秦”是古代中国西部民族称呼中国的名字,后来中国又被称为“桃花石”(Tavγ'αστ 见于公元7世纪塞奥费拉克图斯·西莫卡塔 Theophylactus Simocatta 的记载;同时期的突厥碑写作 Tabγac)契丹即辽(916~1125)时又被称为契丹。我认为,在找到进一步的证据前,我们可以支持中国之名来自秦朝的传统语源论。]

3. 中国和西域各国的史书和传说保存着古代交流的其他征迹。据称太戊(公元前1634年)时,76个不同国家的使者自远域携重礼来中国^⑤。

据中国史家称,在更遥远的黄帝(传说中五帝中的第三位,时期公元前2697年),发明各种技艺的匠人从昆仑附近的西域各国来到中国^⑥。尧(公元前2356年)南方的越裳氏人遣使来贡献“千岁神龟”,其背纹文若奇怪之蝌蚪文,叙述世界初始以来的历史。尧命人录之,此后遂以“龟历”著称^⑦。这个民族还在公元前1110年(成王统治时期)向中国遣使^⑧。越裳氏意为“穿长袍的人”(像亚述碑中刻画的一样),蝌蚪文类似楔形文字;且注者说其国经扶南^⑨和林邑^⑩(现在的暹罗)经一年始达中国。波迪埃(Pauthier)由此推测这些使者来自迦勒底^⑪。

4. 印度以西各国的独立传说中,保存了极早与中国的交往,这些传说异乎寻常地得到了中国史书的佐证。波斯的传奇史中谈

到，古代波斯著名的国王雅姆什德 (Jamshid) 与马秦 (Machin 即大中国) 国王马亨 (Māhang 或作 Mahenk) 的女儿生育两个女儿^⑫。有人 (没有根据地) 认为，马亨即是周穆王；穆王于公元前 1001 ~ 前 946 年在位 活到 104 岁。中国史书称穆王在公元前 985 年曾到遥远的西方各国做过旅行，并带回了能工巧匠和各种天然珍宝^⑬。

古代波斯的传说确实经常提到中国，但是这些传说似乎主要是通过费尔杜希 (Ferdusi) 的诗篇流传下来，所以对其中提到的有关中国的内容 大概不应过分强调。无论如何 以下内容应做如是观：佐哈克 (Zohak) 遣人追踪雅姆什德至印度、中国境内；费里丹 (Feridun) 将鞑靼 (Tartary) 及中国之一部赐予次子图尔 (Tur) 凯考巴德 (Kaikobad) 之子西雅沃什 (Siawush) 娶阿弗拉西阿布 (Afrāciāb) 之女费林吉斯 (Feringees)，阿弗拉西阿布以中国 (中国鞑靼地区?) 及和阗为嫁妆相赠；凯库斯老 (Kai Khusru) (即居鲁士 Cyrus 年幼时阿弗拉西阿布遣其渡中国海，吉维 Jiv) 在中国境内遍寻凯库斯老 历尽艰辛 在凯库斯老和鲁斯图姆 (Rustum) 对阿弗拉西阿布的战争中 鲁斯图姆擒获乘白象作战的中国皇帝 凯库斯老的继承人洛拉斯普 (Lohrasp) 从鞑靼和中国君主那里征收贡物；古施塔斯普 (Gushtasp) 即 Darius Hystaspes) 与鞑靼王阿尔甲斯普 (Arjiasp) 作战 追至其国都 在那里擒杀之^⑭。

5. 一个有趣而幽晦的传说提到，成王即政三年 (公元前 1113 年) 有泥离人由海上来朝^⑮。波迪埃认为 这些来访者来自尼罗河畔^⑯。这种见解也许从所谓埃及十八王朝墓中发现中国瓷瓶得到某种程度的佐证 但就我所知 伯奇 (Birch) 博士已经证明这些瓷器并不产于上古时期^⑰。

6. 至少前文所搜集的一些事例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大有可能：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Sinim——如《以赛亚书》内容所示 这个名称表示极东或南的某个民族——应该真正地被理解为：它所表示的就是中国人^⑱。

7. China 这个名称后来以这种形式传给希腊人和罗马人，可能是经过操阿拉伯语者之中介；因为阿拉伯语中没有 ch 音^① 所以将印度和马来人的 China 转为 Sin 可能有时转为 Thin。由此就有了《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的作者使用的 Thin。目前所知以这种形式使用这个名称，这位作者似乎是第一人^② 托勒密 (Ptolemy) 著作中的 Sinae 和 Thinae 均由此而来。毫无疑问，托勒密是从他的前辈推罗的马林努斯 (Marinus of Tyre) 那里获得这两个名称。马林努斯著作涉及的内容似乎比托勒密的著作广泛得多，但马林努斯的著作已遗失 令人扼腕^③。

8. 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人们有一种把所有知识都归功于希腊人的情绪，这种情绪引起了逆反心态。此后，托勒密著作中的秦奈是否确实代表中国受到质疑并被否定。马希阿努斯·赫拉克利亚 (Marcianus of Heraclea) 对秦奈的论述，也如同他的著作中其他大部分的论述一样，只是将托勒密的各种说明、结论加以浓缩和通俗化。他说：“秦奈国位于有人居住的世界的尽头 毗邻东方的未知地 (Terra Incognita)” 一、二个世纪以后 科斯马斯 (Cosmas) 谈到秦尼斯达 (Tzinista) 时说：“该国以远既无人居住也无法航行。”如果把马希阿努斯的叙述和科斯马斯的叙述作一下比较，谁还会怀疑这两位作者指的是同一个地区？对于秦尼斯达一名，无人会怀疑它指中国。[沃尔克涅 (Walckenaer) 男爵和贝兹雷 (Beazley)^④ 君除外。沃尔克涅坚持认为，秦尼斯达指的是丹那沙林 (Tenasserim) ; 见 *N. Ann. des Voyages*, vol. 53, 1832, p. 5] 托勒密关于印度地理的根本错误 是认为印度洋完全被陆地环绕 这个思想使他不可能不搞错中国海岸的位置 无疑也很容易将经纬度问题复杂化。但是 如果考虑到用于中国的这个名称从古代就以同样的形式传给了阿拉伯人 如果考虑到在托勒密和他的后继者的著作中 不管对于这个名称有何种说法 均以此指他们有所认识的极东地区 如果考虑到在托勒密的知识范围中对印度半岛 (Hither India) 这样远的地区所勾

划的形貌和经度是多么不准确 对地中海只字不提 那么 否认托勒密的秦奈指中国，就如同否认他记载的印度包括 Hindus 一样，都似乎是有道理的。

9. 就我搜集的材料论 托勒密以外 只有两位古代作家提到了秦奈 (Sinae 或 Thinae) 他们是《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的作者和我们刚刚述及的马希阿努斯。如前所述，《航行记》的作者使用的是更接近原形的名词 θ_{iv} 托勒密将中国人置于南部很远的地方^②。而《航行记》的作者则把中国人置于外恒河印度以远的地区 但在小熊星座下面，太靠近北部，与更远的滂突斯 (Pontus) 和里海地区接壤^②。

10. 拉森 (Lassen) 称赞马希阿努斯对东南亚的了解不同凡响，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赞誉是否恰如其分^③。他关于世界这一域的记述，似乎只是托勒密著作的缩略和通俗化。他称托勒密为人中之神 在更简约的论述中仍然坚持显而易见的错误观念 认为印度海是一个封闭的海域，以秦奈湾彼岸为其终端。在他的记述中，秦奈以东的未知地与印度海以南埃塞俄比亚延伸开来形成的未知地交汇并形成一角。但秦奈人是居住在世界最遥远地方的居民。在他们的北部和西北部是赛里斯人及其都城；在这两个民族以东是未知之地，遍布芦苇和不可逾越的沼泽地^④。

11. 现在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赛里斯人，就会发现，这个名称在古典作家作品中的出现更为频繁，且时间至少早一个世纪^⑤。奥古斯古时代的拉丁作家对这个名称确已十分熟悉^⑥ 但具体内容却总是模糊不清，并且通常泛指中亚和更东部地区^⑦。不过，我们看到，最早试图确切地指出赛里斯人方位的是梅拉 (Mela) 和普林尼 (Pliny) 就其真正的思想论 他们记载中的赛里斯明显地指向中国北部。梅拉说 亚洲最东部有三个种族 即印度人、赛里斯人和斯基泰人 印度人和斯基泰人居南北两端 赛里斯人居中间。一般说来，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说亚洲东端居住着印度、中国和鞑靼

人 现代的这三种表示法基本上与古代人所说的印度、赛里斯国和斯基泰地区相符合^③。

12.托勒密首先使用赛拉(Sera)和赛里斯(Serice)两个名字 前者指赛里斯人的首都 后者指其国家。托勒密试图确定它们的精确位置,但这不是他的知识所能胜任的。他这样做是其著作体系的需要。不过 他所勾勒的赛里斯的轮廓与认为它表示中国北部的观点非常符合,因为他将赛里斯国移置于东经 180° 按照他的计算 赛里斯国处于纬度很低的位置 秦奈的东部边境。在一个特别方面 他的见解远逊于他的前辈人 梅拉和普林尼两人都辨认出赛里斯人靠近亚洲边缘的东部大洋 但就我所知 托勒密在其著作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辨认出这样的大洋 这位拉温那(Ravenna)地理学家否认极东部存在贯通南北的大洋 谴责这种思想是不虔敬的错误。

13.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 在著作中有几段记载描述赛里斯人及其国家。但这种描述不过是将托勒密枯燥无味的叙述改写成酣畅流利的文字,另外再加上一点关于赛里斯人培育蚕丝、经营商业的传说性的细节而已。这些细节和普林尼的记述很相似。阿米阿努斯地理描述中的一个段落乍看起来确实令人吃惊,它似乎提到了长城。拉森就这样认为,莱诺德(Reinaud)显然也持同样见解^④。但是将这一段和它借鉴的托勒密著作中关于赛里斯的一章进行比较 就会清楚发现 他所谈的仅仅是高山形成的环形城垒 赛里斯人居住的宽阔、肥沃的河谷被认为坐落在其中。

14.如果我们将古人对赛里斯人及其国家的认识做一概括性的描述 而不计其中异常的和明显属于传说性的成分 那么结果如下^⑤：“赛里斯国广袤无际 人口众多 东至大洋和有人居住世界的边缘 向西几乎延伸至伊穆斯山(Imaus) 和巴克特里亚疆界。赛里斯人为文明进化之族 性情温和、正直而节俭 不愿与邻人冲撞 甚至羞于与他人进行密切交往,但乐于出售自己的产品,其产品中生

丝为大宗 还有丝织品、毛皮和良铁。”

从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后 1 世纪，中华帝国经历了一个扩张期，有一个记载说明了这一点^③ 而其他的特点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中现在还都留有清晰的痕迹。对于他们诚实、正义的崇高声誉 虽然人们也许可以说出许多事情加以反驳，但一定有其坚实的基础，因为直到今天这种声誉在最遥远的亚洲邻国中仍彼此相互传诵^④。中国的丝绸、丝织品和毛皮直到今天仍保持其良好的声誉；普林尼夸赞的中国铁可能是优质铸铁 否则不会闻于古人 铸造现在仍然是中国的杰出工艺之一^⑤。

15. 我认为，在罗马史上，只有惟一的晦暗不明的迹象表示罗马人与赛里斯人进行过实际的外交交往：历史学家弗劳鲁斯 (Florus) 记载，在远道而来向奥古斯都寻求友谊的各国使团中，也有来自赛里斯国的使节^⑥。弗劳鲁斯提到的赛里斯人也许是访问罗马的私商 但肯定不是外交使团。“中国史书明确说明甘英 公元 98 年 是第一个远抵条支的中国人。(Hirth 上引书 ,p.305)”^⑦

16. 对于如此遥远的人民，希腊罗马人对其确切方位的了解充其量只是朦胧不清的，这并不奇怪。他们的知识圈从地中海岸边的中心区向外扩展，自然如同四倍率的电流一样，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模糊不清；这个事实似乎被那些对赛拉和秦奈进行考证的人忘记了。他们研究这个问题时，过分强调混沌状态下表达片面知识的措辞的准确性 似乎这些表述出乎精确的知识 只是不完整而已，就如同当代的地理学家对南极海岸或尼亚扎湖 (Nyanza Lakes) 的知识一样。但是，比较托勒密和《航行记》作者所分别认定的秦奈国的位置，或者观察分析一下托勒密在判定赛拉和石堡 (Stone Tower) 的经度距离，以及石堡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经度距离时对马利努斯记载的全面修正，我们就可以明白这种知识是何等暧昧不清。况且 在孤零寡碎的知识状态中 距离较远的统治民族的名称有时被用于它近处的从属民族身上，周边邻近民族的特

点被移到统治民族身上，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我们将“荷兰人”(Dutch)这一名称只是特别地使用于与我们邻近的尼德兰人(Netherland)身上一样。更妥切的例证是，唐朝中国的势力扩展到河中地区时，阿拉伯和阿美尼亚作家有时以“中国”之名称费尔干纳；阿美尼亚人有时甚至将中国一名用到可萨人(Khazars)和里海以北的其他民族身上^⑧。

17. 我们很快将看到，中国人对罗马帝国及其民众所持有的认识，与古希腊、罗马对赛里斯人记述中所表现的对中国人的见解，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以肯定，在此情况下，大目标是在视野范围内，但对它细节的刻画却通常不是真实特点，只是西部边境以东地区的次要方面。

18. 西方最初使用赛里斯一名，大概是指丝蚕及其产品，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该名称完全不再被当作地理学词语使用之时^⑨。但是西方人对他们高价进口的丝织品长期没有正确的认识。维吉尔告诉人们，赛里斯人从树叶上梳下用来交易的羊毛纤维，直到克劳迪乌斯时代，诗人们都在重复这种说法^⑩。普林尼的知识无所增益，三个世纪以后的阿米阿努斯也同样不比普林尼了解得更多^⑪。但在这个时期，包撒尼阿斯(Pausanias)对事实真相发表了较为正确的观点，他知道丝是由蚕吐出来的，赛里斯人养蚕取丝。情况也许是，商贸世界对这件事有着更正确的知识，而诗人们却没有注意到它，仍抱残守缺地坚持缪司传人的传统，信守旧文献传说中羊毛产自树叶的说法，或者是包撒尼阿斯获得了特别的消息来源。如果说这一错误知识只限于诗人们的话，那么前一种解释也许是很合理的，但是我们发现严肃审慎如阿米阿努斯的历史学家也相信羊毛产自树叶的传说，则我们似乎不能不接受后一种解释。莱诺德认为包撒尼阿斯一定与马尔库斯·奥勒略^⑫时期访问过中国的罗马人有过接触。关于马尔库斯·奥勒略我们还要进一步论及。不过应指出，在印刷术这一发明付诸实践之前，古代人的一般地理

知识 特别是有关远东的地理知识 起伏波动是非常明显的。毫无疑问，这主要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出版业，难以找到参考书。这方面人们熟悉的例子有 斯特拉波对里海所持的错误观念 以及托勒密对印度海所持的错误认识，而相比之下希罗多德却对里海和印度海都有着正确的见解。比较阿尔·比鲁尼 Al Biruni 和埃德里西 Edrisi)的著作，我们发现，阿拉伯人对印度的知识也存在相似的退步现象 在我们将加以引述的关于中国的记载中 还有其他的例证。

19. 中国史书说，安息（儒莲和其他人认为即帕提亚人）^④是东西方丝绸贸易的中介商 并且说 安息人千方百计阻挠中国人和罗马人的直接交往。罗马人非常渴望与中国交往，但是在染织技术上劣于罗马的安息担心 如果没有对丝绸贸易的垄断 将完全失去中介贸易和加工所获得的利润。断言所有丝绸在加工后转销给罗马人 这种说法无疑是不准确的 如果说准确 也只限于某个短暂时期 但罗马人在丝绸供应上急欲摆脱对波斯的依赖这一事实 可由普罗可比 Procopius) 和其他作家所记载的一个事件充分证实，这个事件说的是查士丁尼时代（在 550 年前后）二名僧人将蚕子带到了拜占庭^⑤。僧人带走珍贵蚕子的国家，被塞奥凡尼斯（Theophanes 简单地称为“赛里斯国”（Seres），而普罗可比则称为赛林达（Serinda）它可能指中国，但这一点尚不肯定。这个词的确很可能是一个类似印度支那 Indo-China)一样的复合词语，表示介于赛里斯和印度之间的中间区域 如果是这样的话 则可能是和阗^⑥。

20. 在希腊史家的断篇残章中，还有关于查士丁尼及其后继者与中亚突厥部落交往的有趣的报道。这些报道虽然没有以任何名称提到中国人，但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的主题有关。这些报道说明，拜占庭帝国所接触和交往的民族在中国史书上占有重要位置，并且它们提到的一些王公的名字，在中国史书上也是斑斑可稽的^⑥。

但是 我们看到 在 6、7 世纪的希腊作家的作品中，有两处令人惊讶地提到中国 比较这两处记载 我们仍可看到这个伟大国度的两个方面。这一点我们在本文开端已经提到。第一位作者科斯马斯主要是从南面即海上方向辨出了中国，而另一位作者塞奥费拉克图斯则是从陆地方向识辨出中国，而对其他方向毫无所知。这两位作者的记载业已说明 这一时期“赛里斯”一名如果不是完全湮没，实际上也差不多被忘却了。

21. 科斯马斯因其航海经历被称为“印度水手”（Indicopleustes），他显然是一位出生于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其写作年代为 530 ~ 550 年之间^{④7}。他以真确的事实谈及中国，没有把它说成是半神秘状态的国家。科斯马斯是第一位做到这一点的希腊或罗马作家。他谈到这个国家所使用的名称，我认为不会有人怀疑它是指中国^{④8}。

科斯马斯在创作其传世作品时 是一位修士 但他早年曾是一名商人 因此得以周航红海和印度洋 遍访埃塞俄比亚海岸、波斯湾和印度西部海岸和锡兰^{④9}。

科斯马斯的著作《世界基督风土志》（*Universal Christian Topography*），完成于亚历山大里亚，其中心议题是想证明，洪昉录中的圣幕形象即是宇宙的样板。地球是一个长方形的平面，长度为宽度的两倍。苍穹从四面垂到地球上，犹如房屋的四壁；在北壁和南壁的某个高度上，一个半圆的马车拱顶状扁平顶篷，在起拱点水平线上形成，苍穹就位于拱点水平线上。苍穹之下是人间世界，其上则为天堂，即未来世界。事实上，今日女性游客所携带的一种盛衣服的大箱子，就是科斯马斯所勾画的世界的一个完美的模型。

这个长方形人间世界的中央，是由海洋包围的人类居住的大地。在海洋彼岸靠近宇宙边缘的 是人类未到访过的陆地 极乐园位于这块陆地的远东处。在这块贫瘠、荆棘丛生又没有天堂壁垂

下来的土地上，曾居住过从大洪水中生存下来的人。方舟浮载着人类大家族的生存者跨越巨大的海域到达我们居住的这块大地上，而我们居住的这块土地与诺亚和他的父辈们居住的土地相比，几乎就是一个极乐园。从南向北、西方向的这个世界逐渐升高，达到一个庞大的锥形山的顶点，山背后即是日落处。

这位怪异的教士义愤填膺、喋喋不休地抨击着拒不接受他的这些思想的人。他说，他的这些思想“不是主观臆断，而是以圣经以及神圣、伟大的主教帕特里修斯 (Patricius)^④的话为依据。”那些强词夺理地进行诡辩，坚持大地和天空是球形的可怜之人，不过是一些亵渎神圣者，他们因其罪过而相信“地球上下两面皆有人”之类的厚颜无耻的胡说^⑤。太阳不比地球大，其直径仅为地球表面两个气候带的距离（纬度 18 个度）^⑥。

将许多人追随的伪科学的负担引入基督教教义有一个过程。对于这个恶作剧般的过程，科斯马斯的这本书是一个显著的例证。就整体而言，这本书中的一些枯燥无味的评论——用罗伯特·霍尔 (Robert Hall) 的话来说——是“一块泥泞的大陆”，但是，从它里面可以发掘出一些在地理学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化石^⑦。我们将这些有用的东西挖掘出来，作为附录 IX 附于本书末尾。

22. 从其中的一段文字可以看出，科斯马斯对于中国的位置，具有非常准确的认识。他知道中国位于极东的亚洲海岸，“左边被海洋所环绕，就如同巴巴里 (Barbary) 索马里地区的右边被同一个海洋环绕一样。”他还知道，驶向中国的船只，在向东航行很长一段里程后，必须转向北方行驶，其航行所经过的距离，至少如同驶向迦勒底的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到幼发拉底河口所经过的距离；所以，由中国到波斯的陆路要比中国到波斯的海路，其距离比人们想象的要近得多。

23. 科斯马斯称呼中国的名字是一个引人注目的 Tzinitza (秦尼扎) 这是节录中第二部分的读法，在接下来的内容中，节录第五

部分) 它又表现为更确切的形式 Tzinistá (秦尼斯达) 代表古印度语的 Chinasthána 波斯语中的 Chinistan。所有这些名称都与西安发现的叙利亚文石碑中称述中国名称 Tzinisthan 是一致的。关于西安府发现的叙利亚文石碑, 我们下面还要谈到^④。科斯马斯承认自己不了解锡兰到中国的详细地理, 但是他知道丁香国位于二者之间。就 6 世纪的地理学而言, 这一知识本身就是相当重要的进步。丝绸、沉香木、丁香和檀香木是中国和中间国家向西输往锡兰的主要出口物。

24. 前面提到的希腊人对中国的另一记载, 见于 7 世纪早期的拜占庭作家塞奥菲拉克图斯·西莫卡塔 Theophylactus Simocatta 的《历史》。西莫卡塔似乎通过特殊的渠道 获得了关于中亚突厥民族中发生的战争和剧变的知识 以及突厥民族之间、突厥民族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关系史的有趣片断。西莫卡塔把这些内容写入了主题与之关系不大的书中。其中一个片断记载了一个名为“桃花石”(Taugas) 的大国及其人民 称“桃花石”是东方非常著名的民族 原为突厥人的殖民地, 但现在这个民族的力量和人口在世界上已罕有其匹。首都距印度 1500 哩^⑤。这位历史学家在讨论了其他一些事件后 归于正题 写道^⑥ :

25. “桃花石 (Ταυγὰς)^⑦ 国的统治者称作 *Taissan* 翻译之意即“上帝之子”^⑧。桃花石国从不受王位纷争之扰, 因权威在国君家族中世袭。桃花石国盛行偶像崇拜 但有公正的法律 生活充满中庸的智慧。法律禁止男人佩戴金饰 虽然他们从规模巨大、利润丰厚的商业活动中获得大量金银财富。桃花石国土被一大河划分为二^⑨, 这条大河过去是彼此争战的两大民族间的边界。这两个民族彼此以衣服的不同见异, 一为黑, 一为红 但在今日毛里斯 (Maurice) 皇帝君临罗马时, 黑衣族跨过大河攻击红衣族, 并取得胜利, 一统全国^⑩。

“据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在征服巴克特里亚人和粟特人, 烧杀